



雙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媿瀆時



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為開笑楊文懿公

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

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

璣走玉盤一天兩雹敲鴛瓦中官蹠拾多盈袖金

瑞半墮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

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

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

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嘖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鐐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  
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  
之輒爲所敗城中飢死者如疊制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設開都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  
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  
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近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  
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  
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  
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僞官者百  
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爲廣東  
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  
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  
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  
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  
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  
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為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為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為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惟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  
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  
立竒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還劔光直射斗  
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  
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  
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  
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秒  
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  
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  
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  
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  
建彙集行于世

###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

一歲進一品官階間居述懷詩云迂踈不覺已成

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巳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藹清芬燭吐花宮

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  
梅和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  
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  
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  
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  
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華只效封  
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  
恩乞得老江鄉藿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踈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泊泊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未  
必重頒福殘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菊  
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  
陪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耄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南苑射獵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  
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來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  
朝退 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資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轎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鴈得書卑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笳及暮旋有獲應  
爲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剝夫

真晟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  
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  
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  
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  
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  
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  
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夏至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  
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  
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  
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  
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  
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  
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  
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  
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  
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  
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  
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  
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  
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  
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  
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  
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  
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  
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  
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  
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  
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堯以是欽傳  
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  
日齊傳之文緝武周公待孔子博孔子傳之顏心  
曾貫一思尊德孟求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  
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  
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  
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  
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

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  
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  
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  
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真書未上  
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下禮部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  
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畧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  
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  
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  
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  
而絕小自樹秒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  
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  
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性夔夔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  
葬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廣同舍  
鄭賢領批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雙柳亭記  
卷一  
一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真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

精忠廟

湯陰

四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大學士

徐武

相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

地之左

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

地之士

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

地不白

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

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  
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  
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  
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  
群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  
天非矯僞而為者故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忠副名  
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  
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忘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  
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  
鎮兀朮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  
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  
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  
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  
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  
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  
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  
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  
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  
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  
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



者乎歲己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燔

上皇未復寇方內偪

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

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程寔來彰德彰德古相

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

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

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

事皆意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程以召還乃具列

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

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

內程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端儀常著岳

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

韙之予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予

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

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

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

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

文以竣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  
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  
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  
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  
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  
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  
燕王德昭生冀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  
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旰伯旰生師意師意生希  
璪希璪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  
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畋令  
畋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  
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  
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踈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  
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  
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已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肩吾連叔之問荅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文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駮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豕水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似此之類未易枚舉遡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墨墨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爲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  
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  
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大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  
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各德碩學海內推重  
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  
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  
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  
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  
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  
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  
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  
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  
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  
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  
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粹言詞質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琰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邸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邸邸吏部奉

勅擇儒臣為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為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為

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輿為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為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紱為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為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輿為戶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紱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驟進得與密勿人詫為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

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

為柯狀元繼室每述其父缺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纜精

天順初元予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

才靈異常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搖首不敢

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鑿戰偽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為三歲久化

為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每蜿蜒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輒有禍敗或

化為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

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

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

一巨木歲久為水草交洛真若鱗鬣然笑曰宗三

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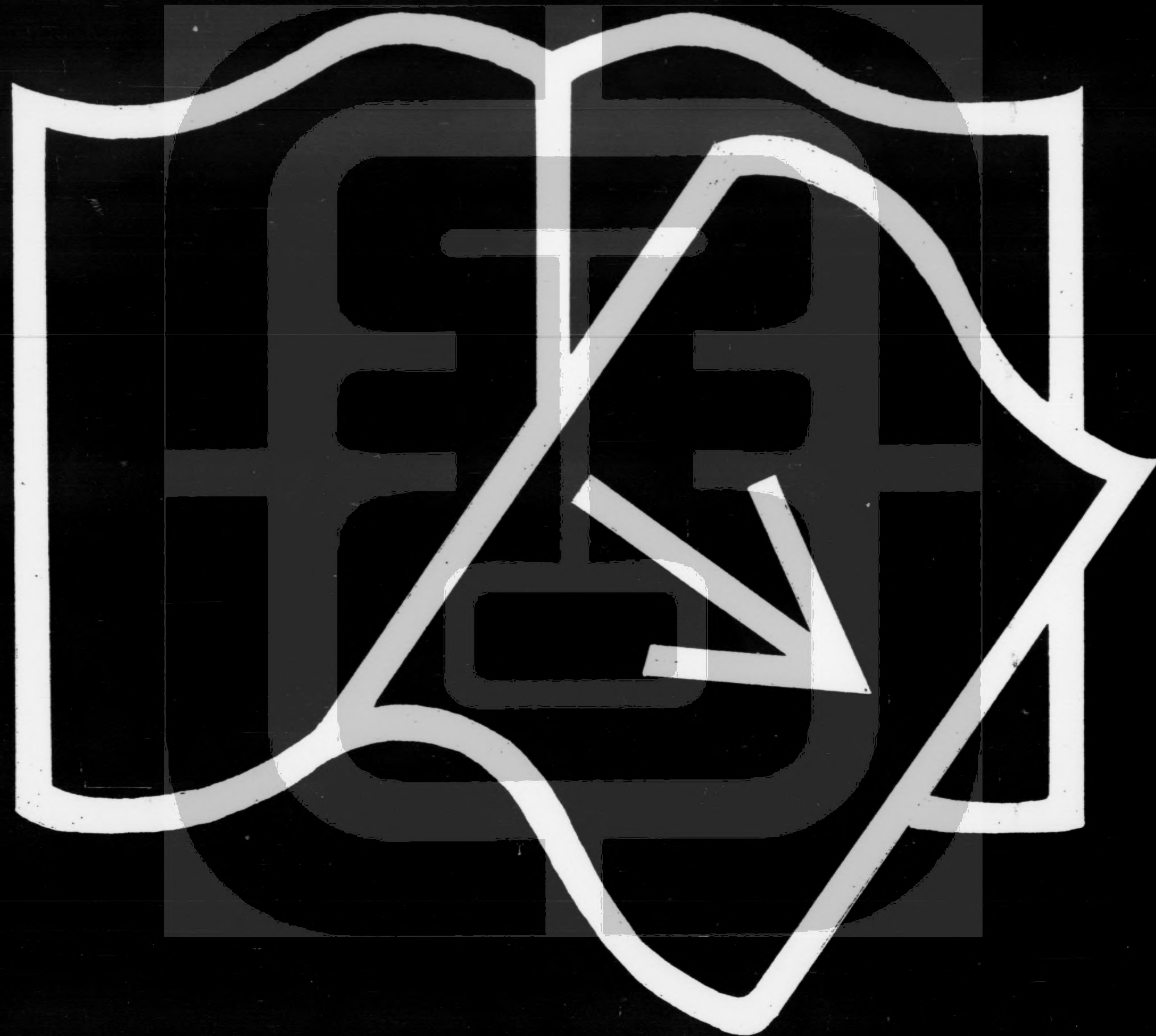
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

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原件短缺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濬次則彭學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玉姪亦與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鈺孟勳嚴淦何琮甯珮陳龍黃甄王寬吳禎也修書無攻課業惟此科爲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廉叙織錦圖

古廉李祭酒

時勉

叙曰扶風竇滔妻陳留令武功

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滔滔爲符堅秦州刺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擇守復起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真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焉滔頗恨陽臺又媒蘇氏短而讒諸滔由是情好日踈暨滔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爲回文遣家僮徧鬻之期至滔所欲以感動其意滔覽之不釋手者數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臺之關  
中具車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吾友黃  
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讒邪以害正  
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滔之能悟而  
由其正也特爲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滔字連  
波右將軍子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  
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此  
嫡妾中反飛燕以此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  
林廣記所載末云願放兒夫及早還者其贖可知矣

雙槐歲抄卷第七



